



青龙镇:上海最早的港口(下)

◆ 曹伟明



▲ 青龙寺
◀ 青龙古塔

到了 11 世纪的中叶(北宋嘉祐年间),青龙镇的商业和海上贸易已相当发达。据嘉祐七年(1062 年)青龙镇《隆平寺宝塔铭》记载:青龙镇周边杭、苏、湖、常等州,几乎每月都有船只前来贸易,而稍远的福、建、漳、泉、明、温、越、台等州,一年也至少来两三次,两广、日本、新罗每岁一至。到了熙宁年间,据《宋会要辑稿》记载,秀州辖区的 9 个税场中,青龙镇的商税额仅次于州城,占第二位,超越了华亭县的税场。到了元丰年间,青龙镇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升。据《云间志》云:成为“海商辐辏之所”,引起了宋朝政府的极大关注,设立了市舶务,“掌蕃货海舶、征榷贸易之事,以来远人,通远物”,专门负责进出口贸易,管理外商船舶,征收商税,收购政府专卖品。贸易经济的发达,带来了青龙镇规模的巨变,从原来的 6 平方公里扩张到 25 平方公里。据历史文献记载,镇上有三亭、七塔、十三寺、二十二桥、三十六坊。可见青龙镇已具备了城市的雏型。为了加强镇务管理,官署、镇学、官仓、监狱等一批机

构也相继建立,有茶务、盐务、酒务等,不仅在镇上有税场,还置有水陆巡检司。青龙镇规划科学,镇治堂宇及市坊中坊巷、桥梁、街衢井然有序,已经呈现出接近现代的城镇格局。当年,青龙镇人口杂处、百货云集,所谓“市廛杂夷夏之人,宝货当东南之物”,真是“人乐斯土,地无空闲”,烟火万家,市容繁华,人称“小杭州”。难怪宋代的迪功郎应熙曾对青龙镇的都会气象大有感触,创作了流传千年的《青龙赋》,洋洋洒洒,写尽青龙镇之繁华。

天下文气聚青龙

据《绍熙云间志》记载,到了北宋景祐(1034—1037),青龙镇由过去单一的军事性质的建制向行政区划转型,改武臣守镇事为文臣理镇事。特别是从米芾担任镇监以后,青龙镇既有檐檐林立、庙宇楼台之盛况,更有人文荟萃之佳誉,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名士,文气迅速集聚。米芾不仅自己艺术造诣深厚,书写《隆平寺藏经记》,还吟诗作画,讴歌青龙镇,营造了青龙镇良好的文化生态。宋代诗人梅尧臣也曾青龙镇居住游历,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考

察,撰写了具有历史价值的第一部青龙镇志《青龙杂志》,并创作了《青龙江上观潮》诗:“百川倒壑水欲立,不久却回如鼻吸。老鱼无力随上下,阁向沧洲空怨泣……”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吴淞江上渔民捕捉鲛鱼入港的情景。文学家苏东坡也曾青龙镇留下足迹和诗篇,并与疏浚青龙江的章窠进行过诗词唱和,著名的《水龙吟·杨花》便是佐证。同时,苏东坡还应邀为其建造的“思堂”宅第撰写题记,名曰《思堂记》。他还热心地为青龙镇隐居文人李行中在青龙江畔的醉眠亭题写亭额,并赋诗《李行中秀才醉眠亭三绝》。何氏世医第四代何侃也受文化气息的感染,迁居于青龙镇,钻研岐黄之术,悬壶济世,成为上海中医的始祖。宋朝末年的藏书家庄肃更是长年居住于青龙镇,借助青龙港码头文化交流的便利,搜罗天下书籍。他一生收集各类图书达 8 万卷,其中除一部分手抄本外,多为唐宋版本。庄肃还把书目编为甲乙两部,分成十大门类,成为上海地区最早的藏书家和图书目录学家。庄肃那幽静典雅、散发书香的“万卷轩”,成为青龙镇诸多景点中最受文人墨客青睐的佳地,名闻遐迩。

此外,陆龟蒙、宋之间、白居易、杜牧、皮日休、陆游、范仲淹、王安石、秦观、赵孟頫等众多名人都为青龙镇所吸引,常驻于此,交友赏景,吟诗作画,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,流传了不计其数的佳话。唐朝陆龟蒙的《淞江怀古》、白居易的《淞江

观鱼》、杜牧的《吴淞夜泊》、皮日休的《沪渎》,宋朝范仲淹的《吴淞江上渔者》、司马光的《江上渔者》等诗词佳作,给青龙镇增添了浓郁的人文色彩。

治水专家任仁发

随着长江泥沙的不断淤积,古代上海的海岸线日渐东移。太湖的主要污水通道吴淞江及其支流日益淤浅,当年的青龙镇人任仁发,字子明,生于宋朝宝佑三年(1255 年),世居青龙镇,是位擅长丹青的都水少监。为了疏浚吴淞江,他多次向上司提出富有远见的建设性治水方案:“今下源沙高水浅,不甚湍急,若及早开浚,工费省而易为力。数年之后,愈久愈湮,工费倍而难为功,所当预为之图也。”“治水之法,须识潮水之背顺,地势之高低,沙泥之聚散,溢口之缓急,寻源溯流,当其其当,合开则开,合闭则闭,合堤防则堤防,庶不徒劳民力,而民享无穷。”任仁发不但有理论,更有实践经验,为了疏浚吴淞江、大盈江、乌泥泾,他开江置闸。如今,普陀区延长西路志丹苑水闸遗址,便是他当年治水的成果,与疏浚吴淞江河道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从考古发现来看,志丹苑水闸设计精心、结构严谨,所用石、木、铁质材料等皆经过细心挑选,做工考究,是迄今为止我国保存最完好的元代水闸遗址,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,被评为 2006 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。任仁发的治水,虽然未能巩固青龙港的优势地位,然而,他的治水实践,在中国水利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。后人诗称赞道:“不是青龙任水监,陆成沟壑水成田。”

大自然有其不可抗拒的规律,任仁发对吴淞江的治水疏浚,没有根本改变青龙镇衰退的局面。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因素,吴淞江淤而复疏,浚过又淤,长年循环往复,吴淞江下游至入海口渐成平陆,汇成细流。吴淞江变主为客,倒过来成为黄浦江的一条支流。海舶不能回溯驶入青龙港,部分海舶只能停泊于离海更近的上海浦一带。那原本控江连海的青龙镇,赖于生存和发展的良港条件逐渐丧失,日趋衰落。据至元二十五年(1288 年)《嘉禾志》记载,当时的青龙镇虽然“今镇治延袤,有学有狱”,保持了一定的市镇规模,但是“无复海商之往来矣”。到至正十六年(1356 年),朝廷撤消废除青龙镇的市舶务,失去了海外贸易这一支柱产业后,原本盛极一时的青龙镇沦落为一个村镇,人称“旧青浦”。

由此可见,上海港一千多年的历史,前 400 年依托于吴淞江的青龙镇,后 600 年依托大上海的黄浦港,以港兴市,依市促港,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路径。吴淞江孕育了上海港,黄浦江则为上海港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。如今的洋山港,又赶超了青龙港和上海港,成为现代世界级大港。

虽然青龙镇的辉煌已成为历史,然而,千年古刹青龙寺的香火依然缭绕,青龙塔古朴耸立的身軀,依然辐射出唐宋的盛大气息。由沪淞村而吴淞江,从青龙镇到上海县,从青龙港、上海港到洋山港,那都是一脉相承的。如今,对青龙镇的考古发掘,将唤醒人们的历史记忆,寻找上海港口的文化源头。

摘自《上海滩》2013 年第 12 期

筱文艳:生我不负淮剧情

乔谷凡

18.成为淮剧的常用曲调之一

由于调翻高了四度,演唱时的旋律、节奏、音调全都起了变化,完全成了另外一种曲调了。同行们便将这种曲调命名为“小悲调”。其实“小悲调”不悲,它既善抒情,又能叙事,可塑性大,表现力强,板式也很多,有缓板、原板、平板、快板、紧板、散板。同行们所以把它命名为“小悲调”,是因为在《樊梨花》这出戏里,它主要表现樊梨花对薛丁山的怨恨、愤懑的情绪。淮剧原先有个“老悲调”,于是依旧命名新名,这就带有很大的随意性,虽不是正确的表述,但时至今日,谁也不想再去更正它,因为它在观众心中已经扎下根了。实质上,“小悲调”是在“自由调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,如果说“自由调”还有点“拉调”的基因在,那么“小悲调”已经找不出“拉调”的影子了。所以“小悲调”既是“自由调”的派生,但又独立成调,成为淮剧的常用曲调之一。

对筱文艳来讲,唱腔艺术的发展和表演艺术的发展是并驾齐驱的。淮剧是从说唱艺术发展起来的,因此它的表演艺术,诸如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等还很不完备。老一辈的演员一般都重“唱”不重“做”,上了舞台,捂住肚子,一唱就是几百句,做唱的痕迹还是很明显。筱文艳由于唱过徽调、昆曲、京剧、梆子,因此在舞台上十分自然地把古老剧种的表演艺术吸收了过来,“唱”、“做”并重,极大地丰富了淮剧的表演艺术。

就拿淮剧的人物出场来讲,以前是没有弦乐伴奏的,历来都用大锣大鼓“敲”出来的。当然,如果是出将入相的戏,用锣鼓接送,也许还过得去。筱文艳在唱《七世不团圆》时,饰演的都是些弱女子,不管什么情绪都用锣鼓点子接送,实在别扭,并且还极大地限制了表演,连水袖功也很难使用和发挥,人物内心的情绪带不上台。因此,就在她创造、“自由调”的同时,她争取了主胡、司鼓的支持,出场时改用弦乐。开始,只是放了个“短过门”,是她和高小毛的即兴创作,之后又在



不断的实践之中,创造了“长过门”,让人物的出场有充分的表演余地。

现在看来,这样的改革似乎微不足道,但在当时应该说还是十分了不起的。人们从中受到了启示,在表演上更多地运用与发挥音乐的作用,使音乐成为制造气氛、烘托人物思想感情的手段,这就大大地丰富了淮剧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,使其说唱的成分逐渐减少,舞台表演艺术的成分逐渐增加,向着成熟的阶段发展,成为有影响的地方剧种之一。

“筱文艳一举成名”,这是人们所看得到的,然而一举成名的背后,经历的艰辛、付出的代价,人们却不一定全都了然。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,筱文艳付出的代价是无可比拟的。当时她的女儿大凤,已经一岁多了;有时她在台上演出时,女儿蹒跚着跑到上场门,口里含糊不清地叫着母亲的名字:“筱文艳,筱文艳!”张开双臂,要她抱,要她亲,可爱极了。然而她把整个身心全部用在艺术追求上,给女儿的爱,实在太少了。早上,筱文艳钻研着曲调改革,练唱、对戏,下午、晚上还要上台演出。当她卸妆之后回到木板房时,已是月过中天了,她只能将熟睡着的女儿紧紧地抱在怀里,这是她唯一能给予女儿的。整日带领女儿的,不是自己,而是纱厂里的小姐妹,以及她的一些忠实观众。

由于她对女儿照顾不够,孩子病倒了。一切症状像是发痧,但是又发不出来,请医生看过几次,都说会好转的。因此,她也没有多花心思在女儿身上。哪知一天下午她正在演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时,女儿的病情突然恶化,脸色发紫,呼吸困难。虽说后台到她住的木板房只是几步之遥,但她不能离开舞台去看望女儿一眼,只盼着演完戏后再抱着女儿去医院,哪知戏演到梁山伯死去,祝英台闻讯后决定去吊孝哭儿时,一个小姐妹跑到后台,泣不成声地告诉她:大风已经断气了。她想哭,却怕毁了妆容,眼泪只能往肚里流。她想叫,又怕惊动观众,只能在心底喃喃地呼喊着:“大风,大风!”她只能把“痛儿”的感情全部融入“痛兄”的感情中去,她只能把“哭儿”的眼泪洒落在“哭兄”的舞台上。

23.这真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情

不知为什么,自从哥哥三岛雄夫去了清国,惠子就知道,哥哥回来的时候,一定会带回一个清国的男人。因为,哥哥去清国,在三岛家族是件大事。她小的时候,爸爸老是给她讲清国的一个神话,孙悟空和唐僧、猪八戒去西天取经的故事,在她看来,哥哥就是唐僧,他漂洋过海,真的把一个会做急须的清国大师傅请来了。袁朴生竟然是个干净标致书生,他真的不像一个手艺人,不像常滑窑场上那些邋遢的爱酗酒、臭烘烘的男人。他非常腼腆、识趣,见到女人总是目光朝下,彬彬有礼。在惠子有限的见识里,袁朴生简直就是一个从天而降的白马王子。让惠子突然就喜欢上一个人,真不容易啊。

哥哥最懂得惠子了,让她照顾袁朴生的生活。并且,还每天抽空教她学习汉语。对于惠子来说,这真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情。哥哥只说了一句话,女人征服男人,先要征服他的胃。哥哥教她做清国人爱吃的红烧肉,哥哥还说,在古蜀街窑场,人们特别爱吃猪肉和猪尾巴。而日本人的饮食是非常清淡的。不过这不要紧,惠子一定可以做出袁朴生喜欢的猪肉和猪尾巴来。因此,袁朴生一点也不喜欢日本的饮食,吃饭的时候,总是苦着一张黄脸。三岛家族喜欢的菜肴,他一样都不爱吃。显然一开始她烧的猪肉也并不合袁朴生的口味,他让惠子拿来满满一瓶酱油,倒了半碗,把猪肉肉蘸着吃。指着酱油瓶说,把它全部倒进去,加酒,架在大火上烧,直到把肉煮烂,连骨头都可以嚼下去。惠子吓坏了。突然感觉,袁朴生骨子里有一种她不能接受的粗俗。对,就是粗俗!可能,这就是清国人和日本人的区别吧。

不过,哥哥告诉她,袁朴生这个人,对于三岛家族太重要了,一定要伺候好他。惠子跟哥哥的想法是不一样的,哥哥是个功利的人,整天想着让三岛家族在常滑窑场独占鳌头。而惠子,一切的一切都是从内心的感觉出发,每当看到袁朴生在大啖猪肉的时候,她就坐得离他远远的,仿佛他身上会散发出猪屎的臭味来。可是很快,她发觉嫂嫂美智子也喜欢袁朴生。美智子嫁到三岛家来,已经三年了,肚子一

点动静也没有。父亲和母亲成天唉声叹气的,美智子也为此一直抬不起头来,她到处求医问药,可就是一点效果也没有。哥哥去清国的一年多,她干脆就回娘家住了。自从袁朴生来了以后,美智子变得很活跃,惠子发现居然她也在研究清国的菜谱。而平时她是最不愿意下厨的。有一天她做了道清国菜叫什么叫红烧狮子头,袁朴生吃了大大地称赞了一番。这让惠子很受打击。她就去哥哥那里告状了,没想到哥哥听了哈哈大笑,说:美智子会做什么红烧狮子头啊,还不是我教她怎么做的!惠子不高兴了,说,哥哥太偏心了,既然要惠子照顾袁桑的生活,却不把袁桑爱吃的菜教给惠子,这样岂不是让袁桑感觉,惠子不如美智子能干吗?还说什么让惠子征服他的胃呢!

哥哥敛了笑,耐心地对惠子说,因为袁朴生不太爱吃你做的菜,他总是嫌口味太淡太淡。而美智子烧的菜,他倒是非常喜欢,所以呢,以后你就不要给他做菜了,当然他的生活还是由你来照顾。

这是美智子的意思吧,难道会是袁桑的意思吗?惠子反驳道。哥哥和稀泥地说,哎呀,反正,反正他的生活还是由你来照顾好了。他没有什么需要我照顾的。惠子摇摇头说,连洗澡水他也不要我烧。换下来的衣服,他也偷偷洗掉了。那是因为你没有让他感觉到是自己人。哥哥不满意地冲她咕嘈道,美智子给他洗衣服,他就没有推辞。原来是这样!惠子伤心地哭开了。居然又是美智子!惠子擦着眼泪说,哥哥为什么要让这个清国人在我们家像个国王一样?让两个女人来伺候他,为什么?仅仅因为他能做一手急须吗?哥哥城府颇深地笑了,说,至于为什么要给他这么高的礼遇,往后你会明白的。将来的某一天,他不再叫袁朴生,而是三岛家族的一个成员,就不存在礼遇的问题了,惠子,这全凭你了!惠子的脸红了起来。哥哥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。可是,可是她觉得这个看上去挺和蔼的清国人有时很让人捉摸不透。私下里她跟美智子讨教,怎样才能做得出让袁桑喜欢的菜啊?美智子看了她一眼,吞吞吐吐地说,多放糖啊。

惠子突然就开窍了。

国壶

徐风

